

欽定四庫全書

詩人玉屑卷一

宋 魏慶之 撰

詩辨 第一

滄浪謂當學古人之詩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

定庫書 欽四全

詩人玉屑

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詩人玉屑

命意

總說

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隱居
詩當使一覽無遺語盡而意不窮曾子固

以意為主

欽定四庫全書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

先意義而後文詞

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做做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劉貢甫詩話

老杜劍閣詩云吾將罪真宰意欲刻疊嶂與太白槌碎黃鵬樓刻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義氣槌碎刻却之語但一味豪放

宋 魏慶之 撰

中國書局

宋·魏慶之撰

詩人玉屑

(二)

常州大字書局
藏書

中國書局

詩人玉屑

卷一至卷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臣紀昀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九

詩人玉屑

詩文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編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建安人是編前有淳祐甲辰黃易序稱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詠於其間蓋亦宋末江湖一派也宋人喜為詩話裒集成編者至多

傳於今者惟阮閱詩話總龜無名氏詩林廣
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慶之是編卷帙為
富然總龜蕪雜廣記挂漏均不及胡魏兩家
之書仔書作於高宗時所錄北宋人語為多
慶之書作於度宗時所錄南宋人語較備二
書相輔宋人論詩之概亦畧具矣慶之書以
格法分類與仔書體例稍殊兼采齊已風騷
旨格偽本詭立句律之名頗失簡擇又如禁

體之中載蒲鞋詩之類亦殊猥陋論韓愈精
衛銜石填海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二句
為勝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二句之
類是非亦未平允然采摭既繁菁華斯寓鍾
磬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者亦庶幾焉固
論詩者所必資也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人玉屑序

詩之有評猶醫之有方也評不精何益於詩方不靈何益於醫然惟善醫者能審其方之靈善詩者能識其評之精夫豈易言也哉詩話之編多矣總龜最為踈駁其可取者惟茗溪叢話然貪多務得不汎則冗求其有益於詩者如披砂揀金悶悶而後得之故觀者或不能終卷友人魏菊莊詩家之良醫師也乃立新意別為是編自有詩話以來至於近世之評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

凡升高自下之方繇麤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
明可準而式其鑒裁之公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
咀而食也既又取三百篇騷選而下及宋朝諸公之詩
名勝之所品題有補於詩道者盡擇其精而錄之蓋始
焉束以法度之嚴所以正其趨向終焉極夫古今之變
所以富其見聞是猶倉公華佗按病處方雖庸醫得之
猶可藉以已疾而况醫之善者哉方今海內詩人林立
是書既行皆得靈方取寶囊玉屑之飯淪之以冰甌雪

盃薦之以菊英蘭露吾知其換骨而仙也必笑姜白石
云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人非李杜
安能徑詣聖處吾黨盍相與懋之君名慶之字醇甫有
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詠於其
間閣學游公受齋先生嘗賦詩嘉之有種菊幽探計何
早想應苦吟被花惱之句視其所好事以知其人焉淳
祐甲辰長至日玉林黃易叔暘序

欽定四庫全書

序

林甲寅先生曰王林氏所著
早歸惠書無缺於此之曰賜其
開闢學報必以高先也言其
下亦不無情第其錄其下書
是皆野語也其書實益師與
吾知其書其河出於其書其
其書之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欽定四庫全書

詩人玉屑卷一

宋 魏慶之 撰

詩辨 第一

滄浪謂當學古人之詩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
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
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

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胷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從頂顙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

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
曰悲壯曰淒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
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
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
得之蓋寡也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藏

是謂第一義若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等作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厯以還之詩則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厯以還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

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大歷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又取

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公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為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